

是，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

YES
PRIME
MINISTER

K835.617
27



是，首相

——詹姆斯·哈克阁下的日记

[英] 乔纳森·林恩 编著
安东尼·杰伊
杨立义 娄炳坤 译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是，首相

杨立义、姜炳坤 译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4 字旁 443,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10-811-0/I·286

定价(精装)18.55 元

ISBN 7-80510-812-9/I·287

定价(软精装)15.55 元

目 录

上 卷

编者的话	3
1. 党派之戏	5
2. 伟大的计划	69
3. 大臣级的广播	106
4. 钥匙	140
5. 真正的伙伴关系	172
6. 民主的胜利	204
7. 烟幕	237
8. 选主教这一着	269
9. 咱们的人	297

下 卷

编者的话	329
1. 落水之人	331
2. 官方秘密	366
3. 外交事件	398
4. 利益冲突	428

5. 权归人民·····	461
6. 蛛网缠结·····	485
7. 恩泽艺术·····	521
8. 国民教育·····	551

· 上 卷 ·



编者的话

哈克出乎意料地提升首相一职(见本书第一章末),对编者和英国来说,引起了几乎同样众多的问题。哈克在写日记时决心要使它成为能够把他在任的那一段时期描述为一系列凯旋式的胜利史,尽管这项任务甚至会难倒一位非常高超的日记作者。历史对待作为首相的哈克有点粗率;但是他的全部日记的读者会从中看到某些公正合理之处,虽然哈克作为一个著者,对待历史甚至更加粗率从事。这也许是由于首相一职助长了他——正如助长别人一样——越来越脱离现实和打破事实与想像之间的壁垒。他就是在这种心境下,一边口授当天的事件(他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单独地对着他的盒式录音机),一边重温他获得的成功和重新解释他遭到的失败。

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消逝,哈克似乎在他录音带上的回忆录里找到了像一位中世纪的君主从自白忏悔中获得的某种慰藉,而毋需为难地承认犯了什么罪,更谈不上必须悔罪这一说。这也许是有有效的疗法,但是并不造成真的历史。为了这个缘故,编者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求助于对各事件的矫正性的说法,其来源则出自另外一些人的文件,他们的回忆也许比哈克的更可靠些。幸亏这些文件许多是已经根据《三十年规则》^①开放了的,其他文件则是由

^① 指国家档案30年后可供公众查阅的法则。

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慷慨地向我们提供的。

同以前一样，我们大量地利用了阿普尔比文件，我们也一如既往感激伯纳德·伍利爵士，他是在唐宁街十号的哈克的前首席私人秘书，他向我们提供了他关于那个时期的详细回忆并且为我们大量地核对了初稿。但是，如有任何不正确或不适当之处，其责任依旧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哈克学院，牛津

公元 2022 年 8 月

1. 党派之戏

12月6日

汉弗莱爵士一定在搞什么名堂。昨天我在行政事务部见到他时，他似乎还在梦中，思想很不集中，不那么注意我谈的欧洲香肠问题。这是我最近不得不同我们的欧洲仇敌〔也可以说是欧洲伙伴，哈克在公开场合对他们这样称呼的——编者。〕进行的一场关于标准化的愚蠢的战斗。

过了一会儿我却另有发现。汉弗莱爵士素来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怀有真诚的兴趣和热情，奇怪的是近来却有所减退。不用说，他是在策划些什么。我想，不用多久我会探听到的——不然的话，我就会碰上麻烦了！

我今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日常公事上。上午我在办公室里吃力地看国防部文件，伯纳德却进来打断了我的阅读。

“请原谅，大臣。遗憾的是，您得先处理一件更为迫切的事。”

我问是什么事。

“您的圣诞贺卡，大臣。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伯纳德说得对，发圣诞卡是比读国防部文件重要得多——除非你是国防大臣，那就另当别论了。

〔正如许多政治家那样，哈克也显然不能区别“迫切”和“重

要”。伯纳德说圣诞卡是“迫切”的，哈克当然认为他指的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话又得说回来了，哈克把圣诞卡说成是更为重要的事，有可能他是对的。他仅仅是一个内阁阁员，他对国防事务所能施加的影响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送呈给他过目的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同样地无所谓——编者。】

伯纳德已经把行政事务部要发的大堆大堆圣诞卡在会议桌上安放好了；一堆一堆大小不同。很明显，分开堆放是有理由的。

伯纳德提供了这个理由：“大臣，卡片都清楚地给标明了。”他沿着会议桌，一边漫步一边顺手依次指出每一堆的不同点，犹如他在检阅三军仪仗队。“这些您该签上吉姆，这些您该签上吉姆·哈克，这些写上爱你的安妮和吉姆，这些须让哈克夫人来签，您就在后面附上您的名字。”

我发现还有两堆他没提。“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印好的，上面的签名是复印好的，所以您不用写上什么。只须检查一下是发给谁的，看看是否发错了。比如说，把本来应该发亲笔签名的卡片却发给了别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您知道我指的是签上吉姆或吉姆·哈克，或吉姆和安妮或安妮和吉姆·哈克各类卡片。”

在桌子那一头还有一大捆，也分成了好几堆。“那些是什么？”

伯纳德完全神态自如地说：“那些是发给选民的卡片，是您的竞选代理人今天早上放在这里的。”

我从未想到卡片要分成这么多不同类别。当然，发给选民的邮件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不是政府官方性质的，文官部门从不插手此事，因为它在党派政治中决不偏袒一方，至少这是它的一种藉口。

可是伯纳德却非常乐于说明一下发给选民圣诞卡的分类。“这些您签上吉姆，这些签上吉姆·哈克，这些签上吉姆和安妮，这些

签上爱你的安妮和吉姆……”

我对他说，要点我抓住了，不用说了。但是明摆着，做起来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多么烦人！

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这项任务的总量哩！突然之间，伯纳德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手提袋。

他以同情的口吻低声地说：“还有哈克夫人留下的这些卡片，是您个人的卡片。不过，这些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共只有一千一百七十二张。”

我不禁大吃一惊：“一千一百七十二张？”

伯纳德添上一句说：“在党总部等着您去签发的卡片还没算进去。”

我一听，心直往下沉。党总部！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我没签过一张党总部发送的圣诞卡。可是去年我还不是党主席。今年我当上了主席。

我开始在卡片上签起名来。突然我发现有两种卡片：行政事务部的和下议院的，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伯纳德解释道：“光发一张下议院的贺卡不及行政部发的那张可以略微提高收受者的地位。”这也很对——行政部的卡片只能由其成员发送，而下议院的卡片任何一个普通后座议员都可以发送。

我问为什么我们行政部不给每个人发一张贺卡呢。

“那要多花十个便士，大臣。”

“可是只收到下议院贺卡的人，身份就降低了，难道不会感到生气和受到冒犯吗？”

“不会的，大臣，我们已经十分细致地考虑过了。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收到一张下议院的卡片也可以对付过去，只要您在上面只签吉姆而不签吉姆·哈克，或者光签吉姆和安妮而不签吉姆和安

妮·哈克，或者加上‘我或我们爱你’字样，或者亲笔签名而不复印签名，或者……’

我望了他一眼，叫他不要再说了。

有一张卡片，我看到之后，特别反感，不愿意签发，那是送给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专员的。我心想，倒不如发给他一张裁员通知更好呢。他比他的同事更坏，坏透了，我也说不上有谁比他更坏。他就是那个硬要实行欧洲香肠标准化的蠢货。到明年底，咱们将对英国香肠说声好老弟，再见了，咱们不得不接受一些邋邋遢遢的德国小泥肠和意大利蒜肠了。

当然，他们实际上无法阻止咱们吃英国香肠，但他们能阻止咱们把英国香肠称为香肠。看来不得不把它改称为“乳化高脂下脚管子”，而且我还得把它硬吞下去！我的意思是，这个名称是对这种食物的完美的、正确无误的描述，可是它并不非常开胃。还有，这东西赖在舌头上不易滑下去；说实在的，卡在喉咙口，还造成极大麻烦。

但是，我的职务是执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规定。而且为了在农产品价格和减少英国对共同体预算的负担方面换得一宗新的有利交易，还必须作出这样的让步。看来首相对这事并不在乎，外交部也不在乎，农业部也不在乎——大概向英国人民试销这个东西的担子要落在我的头上吧！搞得不好，要毁我的前程。

伯纳德问我，欧洲经济共同体反对咱们的香肠有什么理由。显然，他没有看过他放在我红匣里的文件。①

“你没有读过分析报告吗？”

“我看了一眼，大臣，可是使我很泄气。”

我当场又重读了一下。

① 装政府文件的公文包，每天傍晚和每个周末递给政府官员，供回家后做准备工作之用。

我感到有些恶心。今天早餐我还吃了一根香肠。伯纳德把分析报告细看了一下并说道：“欧洲经济共同体专员要废除英国香肠或许是对的。”

伯纳德有时候会完全抓不住要点。我不耐烦地解释道：“他也许是对的，可是对废除一举，选民们会非常反感的。”伯纳德沮丧地点点头。我加上一句：“好吧，看来咱们只能咬咬牙关忍了吧！”

[我们在这个文件的正文里保留了哈克的混杂隐喻之词，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深入了解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编者。]

伯纳德机敏地建议我，应该发一张圣诞贺卡给莫里斯专员。我自己在想搞一个儿戏，祝贺他一个“下脚”圣诞快乐和“德国香肠”新年好，可是伯纳德劝我不要这样做。

[对此事保守绝对秘密，不让政府各位大臣知道的一个理由是：不保密的话，不出几天——至多不出几个星期——他们都将使自己变成笑柄。伯纳德在这一点上的劝告，很清楚是明智的——编者。]

我问伯纳德，送圣诞礼物给私人专用办公室的人员，什么东西最合适。

伯纳德说那完全由我自己来决定。但是他又建议给那些助理私人秘书送雪梨酒，给日志秘书和信函秘书送大盒薄荷糖，给其他人员送小盒下议院普赠的薄荷糖。

“那么，给首席私人秘书呢？”我随口问道。

“那是我啊！”他回答说，微微吃惊。

我说，我知道是谁，可是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

“大臣，那就不必了。”

“我知道不一定要送什么，”我怀着真诚的热情说，“可是我愿意送。”

伯纳德看来很受感动。他回答说：“啊，大臣。”

“唔？”我问。

“好吧，那就什么都行。”

他显然不想说是什么东西。可是他喜欢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譬如说？”我鼓动他一下。

“说真的，”他说，“我喜欢收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好让我吃惊。”

我还是没有得到什么线索，“那么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意外呢？”

“那好吧，”他说，显得小心谨慎。“通常的意外礼品是一瓶香槟。”

今天余下的时间我就得在这些该死的卡片上签名。根据安排，我本来该与汉弗莱有一个重要的会晤，但是由于他突然要会见阿诺德爵士^①，会晤就取消了。我认为伯纳德知道汉弗莱爵士在搞什么名堂，因为当我问他那个会见是否涉及我应当知道的事的时候，他给我的答复是他老一套的吞吞吐吐之词。

他含糊其词地答道：“我敢肯定——您知道——如果涉及您该知道的事，假定——您很清楚——您还不知道其内容，那么很清楚，当您能知道的时候也就是当汉弗莱爵士真正知道的时候。”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我抱怨说。

“那么好吧，大臣，非常坦率地说，汉弗莱爵士也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阿诺德爵士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他俩的确多次

^①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内阁秘书。

会见过，可並不涉及我们这个部门。”

伯纳德也许是对的。不过阿诺德爵士这个人总是使我感到紧张。在某些方面，内阁秘书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他是首相的得力助手。内阁议程全由他控制。他能控制谁可以接近首相，谁不可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同国内最有权力的人物会见，对下面这些人的前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哈克、阿普尔比和伯纳德·伍利。在汉弗莱的私人文件里已找到这次会见的记录——编者。]

今天同阿诺德·鲁宾逊有了一次惊人和伤脑筋的会见。这位内阁秘书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我一眼。

“汉弗莱，”他轻声地说，“我对早日退休一事一直在考虑。”

我感到震惊，我从没有退休的意思。我看不出我干了什么错事。但是他似乎很坚定。“到时候了，汉弗莱。要适可而止。”

我对他说这对我有点像一颗炸弹，完全出乎我意料。

“我十分明白，汉弗莱，”他坚定地回答道，“可是没有少不了的人么。”

我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当为自己最近的行为展开辩护。指出一个人如果碰上像哈克那样的大臣，必须同他斗争的话，他的成就就会遭到严重的限制；这时候阿诺德添上一句，“汉弗莱，不要向我劝说，事已定局。我将提早六个月退休，在新的一年里。”

我一听，就想到我多么幸运啊！当了三十年文官，训练有素，有助于我克服了开始时的鲁莽；结论是只要不说话也能获得好处，总比说任何什么话来得强。

但是为什么阿诺德把我当作知己？答案马上清楚了——“汉弗莱，我的继承者必须是一个对我们那些政治老爷能够坚定的人。”我马上表示同意。我们不能容忍那批人胡说八道得没有边。我也照样说了。但是我们两人都同意阿诺德的继承者一方面固然不能容忍任何胡说八道，另

一方面还必须是机敏、温文、有魅力和能起抚慰和润滑的作用。可是最重要的，他必须健全可靠。我毫不怀疑我充分具备了这一切必要的素质。果然，阿诺德接下去说他的重大责任是向首相递呈推荐书，说明现任常任秘书中哪一位最符合这一些严格的标准①。

他谈到点子上来了。他说在他的职位里，难题的真正所在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寻找问题。“我们需要能找出关键问题的人。”

事情原来是这样！这是对我的考验。由于事前没有人提醒我须经受这样的口试，我现在务须思想敏捷。亏得我在几秒中内把思想集中起来，那个关键问题就跃入我的脑子。

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必须文雅和谨慎。因此我说我想完全转一下话题，接着我询问他退休后有何打算。

阿诺德感到高兴。他祝贺我能提出这样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立刻明白他会有好多可以为国家服务的渠道②。他的内阁秘书职位的继承者可以劝他从事这个或那个③。

当时我得知阿诺德爵士对这件事早已有考虑，而且有人向他提出过，请他去当西方银行的董事长，还有英国石油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董事等等。

我仔细记下阿诺德所提出的可以为国家服务、心里想着的其他几个途径。皇家剧院信托基金的董事长的职位下一年对他虚位以待，还有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我们认为英格兰银行副董事长一职是大有可为的，正如当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一样。英国一加勒比协会的主席一职也会向阿诺德招手，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中。

我向阿诺德保证任何一个胜任的继承者一定能够作出这些令他满意的安排。我可以看出我的积极态度和方式给阿诺德以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

可是，我又得知阿诺德还有其他事务挂在心上。他担心过去他也

① 由财政部常任秘书和文官部门主管等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应当作出这种推荐。实际上，首相很可能接受阿诺德爵士的推荐书，特别是如果阿诺德爵士保证他的同事们都予以赞同的话。

② 就是说阿诺德爵士可以挑选的职位——编者。

③ 就是让他可以悄悄地离开——编者。